

怪才**张学智**带您揭开  
古老行业的**神秘面纱**

刘敏庚一著

DANG PU

# 當舖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 當舖

當舖

DANG PU

刘敏庚、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铺/刘敏庚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5043-6144-8

I. ①当…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3371 号

当 铺

刘敏庚 著

---

责任编辑 周然毅

装帧设计 亚里斯

责任校对 谭 霞

---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pt.com.cn

电子信箱 crtpt8@sina.com

---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

---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448(千)字

印 张 23

插 页 4(面)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6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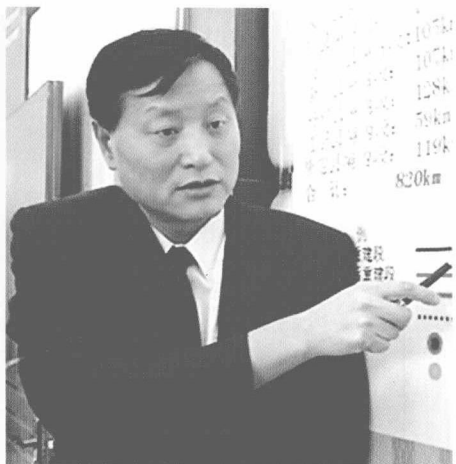
---

书 号 ISBN 978-7-5043-6144-8

定 价 40.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何大新

四川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局长

学智，

看过《当铺》，深为其人其情  
感动，更佩服其对艺术的热爱  
和执着精神。兄弟年轻有为，  
厚积薄发，当为中国影视绘出  
更精彩之笔。

何大新

2010.4.15

我和张学智神交已久。一见如故。其为人如  
其名。善学而智谋。勤于思而敏于行。他对电  
视剧的创作执著且孜孜追求。他参与制片之  
电视剧有《康熙微服私访》《当铺》《国殇惊澜》  
等。电影有《半夜鸡叫》《共和国血脉》等。这些作  
品都反映了学智之追求与成绩。

尤其是近日播出之电视剧《当铺》。取材新颖，  
情节独特。发陈史而教于今，很有意义。值此发表  
之际。恭贺贺喜。我知道学智之潜力远不止此。  
来日方长，我们拭目以待。将戏原之不断。他会有  
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尤小刚  
2010年3月30日



尤小刚

著名导演，主要作品有电视剧  
《孝庄秘史》、《康熙秘史》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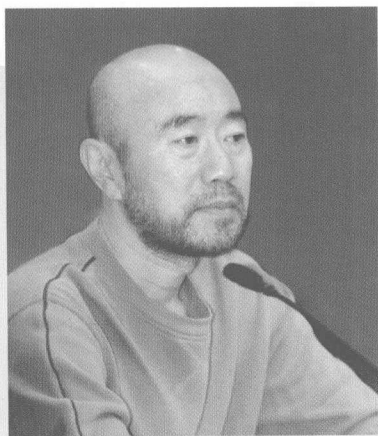


智 通 利 举 步 稳 庭 心 勤 奋  
惜 言 心 胸 阔 浩 腹 经 纶  
学 智 友 作 《当 铺》 云 纸 话 禧  
林汝为 2010年3月



林汝为（左）

著名导演，主要作品有电视剧《四世同堂》、《便衣警察》等。



周晓文

著名导演，主要作品有电影《疯狂的代价》、电视剧《天龙八部》等。

认识张学智已久，名如其人：  
学习好，智商高。此人选题独特  
怪异，做事认真执着，故先有了  
电视剧《当铺》的热播，才有了  
这本书。此书可谓……各位客官，  
自己看吧。

周晓文

好友学智：

热爱可以创造奇迹，激情可以超越一切。我们相信，创造奇迹的力量因爱而生。象热爱生命一样热爱艺术，才华与激情同行，幸运与他的梦想，他必将会赢得更大的成功！

陈剑飞

2010年4月6日



陈剑飞

著名导演，主要作品有电视剧《烽火影人》、《零号特工》等。



连丽如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主要作品有评书《三国演义》、《康熙私访》等。

说学智愚笨 —— 易上当  
说学智聪慧 —— 会选题  
说学智追求 —— 最执着  
说学智道路 —— 最曲折

连丽如

庚子清明

## 内容简介

清末民初，国家命运多舛之际，民族积弱危难之秋。京城里的一场骚乱拉开了故事的序幕。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却不愿到南方就职，便纵使手下蓄意扰乱治安。一天深夜，一群乱兵开始抢劫店铺，因为藏有大量财宝，典当行业首当其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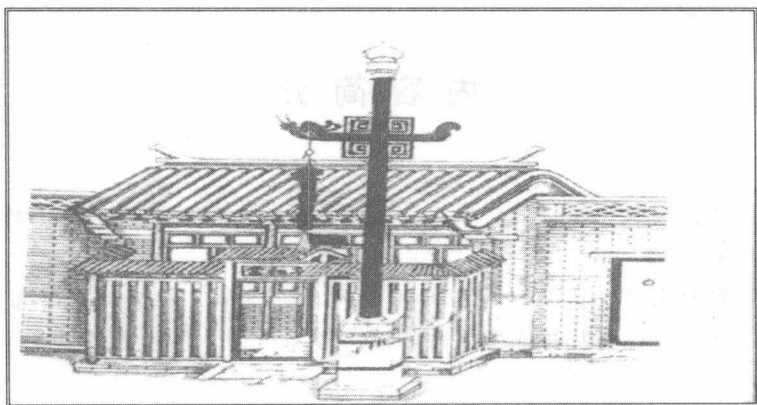
秉承“以实求信，业以德恒”的商业信条的德恒当铺大掌柜吴流芳，从这场骚乱中感觉到一场暴风雨正在向他袭来。而恰恰在这场骚乱中，一位叫夏德海的神秘人深夜拜访，送上一份惊世骇俗的珠宝清单。吴流芳看到夏德海的这批财宝，不免吃惊，这竟是一批传世瑰宝！吴流芳满心欢喜自己能收到这样一批稀世宝物，因为此时收到这样的宝物，无论是对奠定德恒当铺在行业内的威望与地位，还是对获得可观的利润，都相当有利。但吴流芳在心中暗喜的同时，也对夏德海的神秘身份心疑。

果然，自从夏德海出现后，吴流芳的身边便怪事接连不断：先是师弟、聚源当铺的大掌柜尤光耀二房太太瑞芸香产下一子，却被嫉恨她的大太太何溪诗伙同姘头巡官于万全，将孩子故意当作死婴遗弃，而被扔在垃圾堆上的孩子却误打误撞，被叫花子拾到德恒当铺当银子；接下来，当铺的正账李先生混乱中被乱兵枪杀；乱兵乱民哄抢，当铺不仅丢失了财物，当铺的命根子账本也不幸遗失，由于吴流芳坚持信守诚信，不愿做欺骗典当人的勾当，而使德恒当铺陷入关门的危机；吴流芳的徒弟锁子又被官府抓走，险些丧命；而此时吴流芳却得到消息，称夏德海是“建福官财宝失窃案”的大盗，不仅被军警通缉，还遭到不明身份的人的追杀……

德恒当铺面临着毁灭的危险，吴流芳感到一场围绕“夏德海宝物”的巨大阴谋正在实施，而他自己和德恒当铺也因为这批宝物，成了几方势力的绞杀对象。更让吴流芳痛心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师弟、聚源当铺的大掌柜尤光耀也卷入了这场争斗之中。

聚源当铺大掌柜尤光耀为了牟取不义之财，报复与二房太太瑞芸香青梅竹马的师兄吴流芳，甘为贪婪的麻督军、帝国主义侵略者、汉奸买办高云山等恶势力的爪牙。他与土匪德和乐、警察局长方立人等开始了对吴流芳一次又一次的联合绞杀……

强大的恶势力集团一次次将吴流芳逼上绝境，可吴流芳却在友人的帮助下，一次次凭借自己的信念、气节、勇气和智慧巧渡难关……同时，吴流芳发现，对手的目的不仅是要整垮德恒当铺，他们还有着更深的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在对决中，吴流芳一次次智慧取胜，他拨开层层迷雾，逐渐识破了对手的罪恶用心。他立誓捍卫这批珍贵的国宝，就算拼了性命也绝不能让中国人的宝贝被洋人夺去！他与爱国遗老铎爷、忍辱负重背负恶名的夏德海、民间侠客景爷等怀有拳拳报国之心之正义人士一道，周旋于垂涎宝物的军警、土匪、地痞、流氓、汉奸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抗拒着这群贪婪之徒一次次的挑衅，并最终取得了护宝行动的成功，将国宝作为融资抵押物，支援南方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吴流芳多次试图挽救执迷不悟的师弟尤光耀，希望唤起他的良知，可深陷罪恶的尤光耀却丝毫没有悔改之意。他为了整垮吴流芳，甚至不惜扼杀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的性命。

认清了尤光耀阴险本性的吴流芳，为了唤醒民众，伸张正义，联合典当行业的爱国人士共同将尤光耀等一批见财起意、背宗忘祖、杀人昧当的行业败类的罪行昭示天下。他高呼“宁可倒闭，决不联合”的爱国口号，当众揭露侵略者侵夺中国财宝，意图打通中国金融通道的险恶用心；他集合所有的爱国当铺成立“爱国公中大柜”，共同抗拒帝国主义的收买和绞杀！

## 人 物

### 德恒當舖

吴流芳：當舖大朝奉（也叫大缺、大当家）兼大掌柜。

周济世：當舖总管。

吴雨生：吴流芳的养子（聚源當舖掌柜尤光耀失散多年的亲生子）。

康福子：吴流芳的乡下媳妇。

常大锁（大锁子）：吴流芳的徒弟。

李先生：當舖的正账。

臧 八：當舖的更夫。

张清水：當舖的二掌柜。

蔡师傅：有特殊使命的厨子。

瑞九儒：當舖原大朝奉，瑞芸香的父亲，吴流芳的师傅。

### 聚源當舖

尤朝岱：當舖的总管，尤家的老太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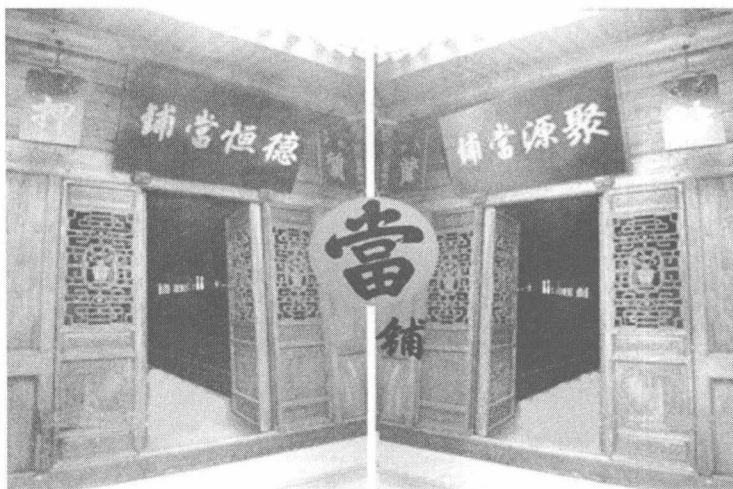
尤光耀：尤朝岱的儿子，當舖大当家。

何溪诗：尤光耀的大房妻子，女朝奉，大掌柜。

瑞芸香：尤光耀的二房妻子。

翠 华：尤家的侍女。

快手谢：當舖的二掌柜。







## 其 他

夏德海：一个身份复杂的古董商人。

大菊子：夏德海的女儿。

谭凤翔：和革命党有关联的典当人。

谭夫人：谭凤翔的妻子。

谭盛凯：谭凤翔的儿子，革命党人。

葛明光：一个曾经是革命党的人。

王宪章：当行公会的会长。

郎三儿：天津典当行业的人。

麻督军：贪婪的旧军阀，后为寓公。

贝勒三（曹副官）：麻督军的副官。

德和乐：土匪头子。

方立人：警察署署长。

方太太：方立人的妻子。

高云山：绰号老膏药，一位有外国背景的京师商人。

铎 爷：清朝遗老。

哈门清：一位爱国遗老，铎爷的本家亲戚。

孟世恒：方立人的小舅子，混混儿。

于万全：巡官。

郝信仁：巡警。

黄 爷：落魄的老人。

景 爷：镖局老镖师，杠房的杠头儿。

小张义：戏班儿唱小花脸的。

梭胡儿：京师有名的扒手。

窦建才：骗当者。

潘大力：景爷的徒弟。

文大夫：给吴流芳看病的大夫。

文福梅：文大夫的女儿，朗琴的同学。

詹先生：外国商人，高云杉背后的靠山。

朗 琴：詹先生的女儿。



## 第一章

1912年，袁世凯出于政治目的，在京师策动了一场兵变，混乱中多家当铺遭抢。社会动乱，沉渣泛起，正直的典当人经历着一场灵魂的磨难……

兵营里大兵在集结，气氛十分恐怖。大兵的铁靴声震荡着夜间冷清的街道。这阴森恐怖的气氛倒是与聚源当铺总管尤朝岱在家中安然自得的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时尤老太爷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听着戏，他悠闲地躺在躺椅上，手里转着核桃，微闭着眼睛，嘴里还不时地跟着节奏哼唱。

有人在外面敲门。老太爷道：“进来吧。”

尤光耀进来了，说：“爹，大夫送走了。”老太爷：“大夫都说什么了？二奶奶身子怎么样？”尤光耀说，说是身子虚，需要好好调养，还给开了方子，抓了几副安胎药。老太爷：“身子虚就吩咐下人，给二奶奶炖点人参枸杞，这生孩子可是需要力气，芸香怀的是咱尤家的第一胎，大人小孩都不能有半点闪失。”

“是。爹，我已经吩咐下去了。另外，我还想跟您说点儿事。”尤光耀看老太爷没说话，只是手里把玩着核桃，便道：“芸香马上就要生了，要是头胎生的是儿子，我想让她来接手掌管柜上的事，再怎么说她也是瑞九儒的女儿，掌眼看东西不比何溪诗差，而且芸香心地善良，做事认真，她会打理得井井有条的。”

尤光耀正说着，老太爷看见门口闪过一个人影。“爹，您……”尤光耀还要继续往下说，老太爷猛地站了起来，尤光耀满脸惊讶。

老太爷：“混账东西，大奶奶可是当行业数一数二的看珠子行家，二房就应该做二房的事情，这么多年了，大奶奶为柜上办了多少事儿，哪件事儿出过岔子，咱们当铺经营到今天，大奶奶功不可没！你居然还敢说出这种风凉话，太不像话了。溪诗不仅是正房大太太，还是我们聚源当铺的女大朝奉，咱们当铺里不能没有她，不能因为芸香生了个儿子就把家里的大

奶奶给变了名分！大奶奶就是大奶奶，二奶奶就是二奶奶，怎么能随便换！啊？”老太爷故意把声音放大说了这番话。

尤光耀心里还在纳闷，结结巴巴地说：“可她这么多年了也没给咱尤家生个一儿半女的。您不是也一直盼着能有个孩子，让您老也享享清福，这不，芸香过门没多久就怀上了，您肯定也高兴啊。”

老太爷：“当然了，芸香要是生个儿子的话，我也会考虑让他继承尤家的家产的。至于你刚才说的事，大奶奶就是大奶奶，没什么可变的，你别多说了，这事我做主！”尤光耀没有再说别的，只好悻悻地听完老太爷的训斥，继而去二太太瑞芸香的房间探望。

尤光耀小心翼翼地端着一碗参汤，进了瑞芸香的房间。瑞芸香坐在梳妆台前，叫了声：“光耀。”尤光耀：“你怎么起来了，大夫不是让你卧床休息么？”说着，放下手里的碗，从床边拿起一件厚衣服披在了瑞芸香的身上。

瑞芸香整理了一下头发，用簪子把头发插好，说：“天天都躺着，想起来活动一下。”

尤光耀：“大夫说你身子虚弱就得躺着，不好好休息的话，等到生产时候容易小产，快，趁热把它喝了。”瑞芸香接过碗，看了看。尤光耀：“我已经嘱咐翠华了，等晚些让她把药给你端来，记得趁热喝了。”

瑞芸香喝完参汤，尤光耀赶忙递给瑞芸香手帕，可见体贴得无微不至。

瑞芸香擦了擦嘴。尤光耀道：“我扶你回床上躺着吧。”

瑞芸香锁眉：“天天都在床上躺着，我都快闷死了！”尤光耀：“听话，大夫说你就得静养。”说着，尤光耀扶瑞芸香上了床，盖好被子，又说：“我约了人谈买卖，就不陪你了，你睡会儿吧。”说完，起身出了房间，关好门。

院子里，何溪诗隐约发现尤光耀往大门口走去，何溪诗没有叫他，就好像没有看见似的。何溪诗从瑞芸香门口经过，故意放慢了脚步留意听着房间里的动静，听罢径自朝老太爷的房间走去。

何溪诗敲门进了老太爷的房间，叫了声：“爹。”老太爷看了何溪诗一眼。

何溪诗：“我刚去看过二奶奶了，二奶奶这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生了，我请了京城最有名的接生婆，让她住在家里，到时候临时上街找肯定来不及，这可是咱们尤家的第一个孩子，不能有任何闪失。”

老太爷微点着头，转着手里的核桃，道：“还是大奶奶想得周到啊，这事我就交给你了。”何溪诗说：“您放心吧。”老太爷：“大夫给二奶奶看了，说是身子虚，生产时候容易小产，你再嘱咐嘱咐下人给二奶奶做点有营养的，好好补补。”

何溪诗：“是，我这就去！”说完便出了门。

天色渐晚，尤光耀的骡车在六国饭店门口停下。尤光耀跳下骡车，步履匆匆进了六国饭店咖啡厅。一位戴墨镜的外国商人坐在咖啡厅里，尤光耀向戴墨镜的外国商人走去，说：“高先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外国商人拿出洋烟递给尤光耀，尤光耀双手接烟，道：“您太客气了。”外国商

人问，尤大掌柜近来可好啊？尤光耀：“还托您的福气！”

外国商人：“客气客气！我这人不喜欢拐弯抹角的，我就直说了，这次约您来，还是想再商量一下接下来事情该如何进行，不知道您那边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尤光耀：“事情正按照我预计的发展，现在需要的就是时间。”

外国商人：“既然您这么说那我也就放心了，上边呢，也比较关心这件事，还是希望尤大掌柜尽快把事情办妥。这样，您的愿望也能尽快实现。是不是啊？哈哈……”说完，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小口。

尤光耀：“还请上边放心，我一定办到。”外国商人放下杯子：“嗯，好，好。”

与此同时，六国饭店的一间客房里，早已等待多时的于万全显得有些不耐烦。听到敲门声，于万全笑了。何溪诗推门进来发现房间没有人，藏在门后的于万全着实把她吓了一跳，“你个死鬼，吓死我了。”于万全上去就要搂何溪诗，何溪诗推开于万全：“行啦，行啦！我让你给我办的事情你安排好了没有啊？瑞芸香这两天就要生了，再不准备就来不及了。”于万全说，都安排好了！何溪诗：“你找的人到底靠得住靠不住啊？别回头出什么岔子！”

于万全：“放心吧我的姑奶奶，不就是找个人么？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随便大街上给你找个嘎杂子、大烟鬼什么的，给点钱就能帮你把事情办了！”何溪诗说，这事你可不能大意啊！于万全开玩笑地说：“是，遵命！”

何溪诗：“我就是要让尤家的人看看，生孩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尤光耀不是说如果瑞芸香生了儿子，柜上的事情都由她来主持么？哼！那我倒要看看了，是她瑞芸香有本事还是我何溪诗有本事！想生儿子独吞尤家的财产，霸占聚源当铺？哼……”于万全问：“老太爷真的说了生了儿子就让她当大朝奉？”

何溪诗：“连下人都知道了还能是假的？老太爷总以为他做的那点事别人都不知道，哼！我要是不摸清楚了底，能在尤家走到今天这步么？”

于万全：“人我给你准备好了，今晚我就让他去尤家胡同口守着听你指示。”

何溪诗回到尤家，急匆匆地直奔了一间客房，接生老娘守在里面，见何溪诗进来赶紧起身：“哟，大奶奶来了，您坐，您快坐。”

何溪诗端庄地坐下，道：“有这么个事，不知道您肯不肯帮我？”

接生老娘：“有事您尽管说。劳烦大奶奶这么信任我，不光让我进您这大户人家帮忙，您又叫人给我家里送去粮食，我正寻思着怎么报答您呢！”

何溪诗：“如果这件事情办得好，我不会亏待你的。”

接生老娘一听到何溪诗的口气豪爽，乐得眉开眼笑：“我这个糟老婆子要是能办到的一定帮您办，您说，您说！”

何溪诗：“我家二奶奶这两天就要生了，等到临产的时候……”接着是一阵耳语。接生老娘说，这，这不太好吧？何溪诗拿出准备好的一袋大洋，放在桌上，道：“这只是一部分，事成了之后我再付你另外一部分。记住，这事只有你我知道，如果要是让第三个人知道了的话，你清楚下场会是什么样！”

接生老娘愣了，她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桌子上那袋大洋，机械地说：“您瞧这话怎么说的，吃您的住您的还让您破费，您放心，事儿我一准办成！”

何溪诗貌美的一张脸露出阴险的笑容：“那就好，行了，时候不早了，你也该歇着了，你记着我说的话，到时候听我安排。”接生老娘：“哎——，大奶奶慢走！”何溪诗走了，接生老娘抓起桌上的钱袋子，用手掂了掂，笑了。

夜晚的尤家没有像往常一样保持静寂，瑞芸香的临产给尤家上下带来了忙碌，尤其是尤家大奶奶何溪诗。老太爷焦急地在屋里踱步，透过大门，他看到丫鬟、用人穿梭在瑞芸香的产房和院子，各自忙碌着。他期盼着瑞芸香这一胎能给尤家生个男孩，这样尤家就不愁没有传承的人了。

翠华端着一盆水出来，老太爷赶忙走出房门：“二奶奶生了么？怎么样啊？”

翠华：“二奶奶还没生呢，疼昏了好几次，就是生不下来。”

老太爷：“来人啊！”用人跑了过来。老太爷问：“光耀还没回来么？”

用人：“已经派人去找大爷了，还没回来呢！”

老太爷：“你说说，这都什么时候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尤家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二掌柜快手谢急忙忙跑进院子，直奔老太爷的屋子，边跑边大喊着：“老太爷，大掌柜，外头乱了！”老太爷问：“怎么回事？”

快手谢：“东边儿火光照红了天，我上房顶上看了看，像是东四牌楼那边儿，我来请大当家和二掌柜赶紧回柜上，要不然真出了事情，我们可担待不起啊！”

接生老娘在瑞芸香旁边忙活着，时而给瑞芸香擦擦汗，时而张罗着让丫鬟们投手巾。

何溪诗站在窗户旁朝老太爷的房间看，她看到快手谢匆忙进了老太爷的屋子，焦急地跟老太爷说着什么。何溪诗又看了看躺在床上因为疼痛喊叫的瑞芸香，露出让人难以琢磨的表情。

瑞芸香慢慢地睁开眼睛，有气无力的还在床上低声呻吟着，气息微弱地说：“张婆婆，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还生不出来啊？”

接生老娘：“我也正纳闷呢，我帮人家里接生也有年头儿了，接生了无数个孩子，您这样的真是头一次遇见。”

瑞芸香又看了看何溪诗，把眼睛闭上了。何溪诗小声对接生婆说：“我出去透透气，跟你交代的事情，你都清楚了？待会二奶奶要是生了，你赶紧叫我。”说完何溪诗还给接生老娘使了个眼色。接生婆会意的答应着：“是，是，大奶奶，您放心吧！”何溪诗从瑞芸香的房间出来了。

老太爷看见何溪诗进屋了，他收敛了急切，坐在椅子上，问：“二奶奶怎么样了？生了没有？男孩女孩？大人孩子都还好么？”

何溪诗：“爹，您别着急，这生孩子得有点工夫呢。”

老太爷：“真是急死人了。要不是我已经找人算过，说这尤家第一胎就得在咱们家生，可万一孩子……哎！”

何溪诗：“就是送德国医院生去，人家也得让咱们等着，生孩子有快有慢，不是着急的事，妹妹身子弱，力气小，肯定需要工夫！”说罢，又对快手谢道：“二掌柜，你

夜里急着赶过来,是不是柜上出事了?”

快手谢:“可能是大兵又闹兵变,开抢了,柜上没有主事的,大当家在家么?”

何溪诗:“没有啊!光耀也不在柜上?光耀到哪儿去了?爹!都这时候了他干吗去了?二柜,赶紧派人去找大当家的,看见他让他马上回柜上!这都乱成什么样了!还不知道哪咸哪酸?”快手谢:“是,大奶奶,我知道了!”

老太爷:“那咱们先到柜上看看去!大奶奶,这家里也得安排一下啊!要是二奶奶生了别忘了派人到柜上报个信。”何溪诗:“是,爹,您放心吧!翠华!”

翠华匆匆赶来。何溪诗:“把厨房的、上屋的、打更的,还有车夫、花把式,家里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看家护院,大门上锁,上顶门杠,房顶也要安排人。”

翠华:“可,二奶奶哪?”何溪诗:“二奶奶那儿有我呢,你快去吧!”

“是,大奶奶。”翠华、老太爷和快手谢匆匆地走了。

老太爷前脚走后脚瑞芸香就生了,房间传来了婴儿嗷嗷的哭声,院子里人们都忙着,没有人听到孩子的哭声。何溪诗见老太爷出了大门转身进了瑞芸香的房间。丫鬟、用人都被叫走了,接生老娘半伏在瑞芸香旁边嘀咕着什么。

何溪诗推门进来,小声说:“怎么样?生了么?”接生老娘会意地点点头。

何溪诗走到瑞芸香床前,看了看瑞芸香,只见此时的瑞芸香双眼紧闭,便问:“她怎么了?”

接生老娘:“大概是二奶奶身体太虚弱了,孩子刚生出来就昏厥过去了。”

何溪诗:“那她看见孩子了么?”接生老娘:“没,没看见!”何溪诗用阴冷的眼神看了看瑞芸香,又看了看孩子,不屑一顾地说:“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当聚源当铺的女掌柜,哼!”何溪诗给接生老娘使了个眼色,接生老娘点点头,拿起早已准备好的包袱皮,利落地把孩子包好。何溪诗从怀里掏出个小布袋子递给接生老娘,接生老娘把裹好了的包裹抱上,转身出了房门。

接生老娘躲在院子的隐蔽角落里观察着瑞芸香的贴身丫鬟翠华忙着召集人、安排人。翠华:“你们去房上,你们去后院,大门也要上锁!”顿时尤家院子里头一阵的忙乱。接生老娘趁乱溜出了大门,没有人察觉。

黑暗的胡同里,一个黑影匆匆走来。黑影把襁褓中的孩子扔在角落,四下看了看,飞快地转身离去。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人经过,弃婴发出微弱的哭声。

瑞芸香似乎是同时听到了婴儿的哭声,她缓缓地睁开眼睛,生产时带来的疼痛让她艰难地坐起来,她环顾一周,没看到自己的孩子,地上放着一盆还在冒着热气的水,一把剪刀,和一些已经被血染透的红色的布。瑞芸香用尽全力喊着:“有人么?我的孩子呢?”瑞芸香一边喊着,一边挣扎着要下床,正当她找鞋时,何溪诗推门进来了。瑞芸香:“姐姐,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呢!你们把我的孩子弄到哪儿去了?”

何溪诗殷切地赶忙上去拦着:“妹妹,你怎么能下床呢!赶紧躺下。来人啊!”

丫鬟们赶紧的进来了。“还我孩子,你们把我的孩子抱到哪去了?你们把我的孩子拿来,拿来,还给我孩子。”瑞芸香用尽全身力气喊着叫着、挣扎着。

何溪诗:“你们都傻看着干什么?赶紧伺候二奶奶啊!”在场的丫鬟上去按要



往外闯的瑞芸香。瑞芸香仍挣扎着朝外走。何溪诗自己也表示关心地帮忙上去拦：“芸香、妹妹、二奶奶！”

瑞芸香：“孩子，我的孩子在哪儿？”丫鬟们冷冷地看着何溪诗，又看了看瑞芸香。瑞芸香：“你们说话，说话啊——”

何溪诗叹气地：“哎，妹妹，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啊！”

瑞芸香：“怎么了？是不是我的孩子出什么事情了？”

何溪诗在瑞芸香床边坐下，安抚着瑞芸香：“妹妹，你命真苦啊！孩子，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气儿了，是个死胎。”

瑞芸香：“死胎？怎么可能呢！不！不——”瑞芸香不顾一切地叫喊、挣扎着，要朝外面跑，被何溪诗指挥着下人死死按住。

何溪诗：“妹妹，你听我说，大夫之前就交代，说你身子虚，生产时弄不好就会小产，这你也知道啊！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我们谁也不好受啊！孩子没了，以后再怀，啊！”何溪诗又吩咐下人：“给我好好照顾二奶奶，要有半点闪失，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之后便出了房间，出了大门，往聚源当铺方向走去。

瑞芸香趁大家不注意也溜出了大门，强忍疼痛，艰难地、失魂落魄地往前追寻着。“孩子，我的孩子啊。你到底在哪儿啊，娘来找你了……”

街面上，大兵散开，恶狼般地扑向街旁的店铺，砸门——抢劫开始了。

尤家，翠华发现瑞芸香不见了：“二奶奶！二奶奶怎么不见了？”翠华跑出房间，对拿着棍棒护院的下人们喊着：“二奶奶到哪儿去了？你们谁看见二奶奶了？”大家都愣愣地看着翠华。翠华急得跺脚：“你们都愣着看我干吗？我问你们看没看见二奶奶？”有人说：“是不是刚才乱的那阵儿，二奶奶她……”

翠华：“赶紧开大门，让我出去！”又指着下人说：“你，还有你，跟我去找二奶奶！”翠华带着人急急忙忙地出了大门。

花子头儿“金杆儿”带着“徒弟”大扁儿走在漆黑的胡同里。大扁儿：“头儿，赶紧弄点儿吃的吧，我都饿得前心贴后心了。”金杆儿似乎听见了什么声音，拿着杆子横挡在大扁儿胸前，道：“别咧咧了，听——”他们隐约听见一种声音，断断续续，像是新生儿的哭声，又像是某种动物发出的声音。

金杆儿：“听见没有？”大扁儿：“听见了。”金杆儿：“像是月科儿里的孩子哭，可这深更半夜的，哪儿来的月科儿孩子啊？”大扁儿：“是狗下仔儿吧？头儿，刚下的狗崽儿一兜儿油，烤着吃，可美了！”大扁儿说着，循声找去。金杆儿跟在后头。在一个垃圾堆上，他们看见了一个布包儿，大扁儿判定声音是从布包里发出来的：“那儿！那个布包儿里出来的声儿！”

金杆儿心里明白了八九，笑道：“今天咱们爷儿俩，可是拾了‘狗头金’啦！”大扁儿上去一看，道：“头儿，您快过来看，是，是个月科儿孩子。”金杆儿：“咱就吃他！”大扁儿：“啊？吃死孩子是野狗的差事，再说，这孩子是活的啊！”

金杆儿从一旁的垃圾堆里拎起一个破木头匣子，道：“把他放在这里头。快，放

啊！”大扁儿把弃婴放进了破匣子里，弃婴的哭声渐渐微弱了……

大扁儿：“师傅，咱们怎么吃这个孩子啊？”金杆儿一指远处。昏暗的街灯，照着墙上一个大大的“当”字，当铺门口有挂幌子的竿子和钩子，大门紧紧地关着，这一切都充满了凝重神秘的气息。这是京师口碑甚好的一家当铺——德恒当铺。口碑好源于德恒当铺的大朝奉吴流芳“以德兴业，业以德恒”的经营理念。

德恒当铺的一个房间内，吴流芳在教徒弟大锁子写“当行密字”。吴流芳拿起手里的烟袋锅子，在烟袋里装上烟叶子，那是一个普通的再不能普通的烟袋，吴流芳边教边装烟叶儿。

大锁子：“师傅，您看我写的行吗？”吴流芳说：“嗯，还凑合吧。”大锁子：“您就不知道夸夸人家啊！”

吴流芳笑了笑，没说话，拿起火柴，点上烟锅子，吸了一口烟：“夸你，早着哪，你那叫写吗？你那叫画！照你那么‘画字儿’，一张当票儿还不得写到‘猴儿年马月’去呀？”大锁子嘿嘿笑了。

吴流芳：“咱们当行写‘密字’啊，不单单是能避免带来纠纷，也是为了这当票写得快！真赶上忙的时候，什么破衣烂棉袄的，还有当那文房四宝的，再加上当那个古玩手表的，五花八门一档接着一档，没工夫容你在当票儿上描龙画凤地写正楷字，你的笔就得跟上收当掌柜的嘴！只要是收当的报完了，你这边就得把当票写完！”

大锁子：“啊？”吴流芳：“来试试，注意了啊，我报了！‘收——破蓝布旧大褂一件，光板儿狗皮褥子一张……’”大锁子听着吴流芳报的当品种类，手忙脚乱地写着……吴流芳边抽着烟袋，嘴上还利索地报着。

大锁子手忙脚乱地写着，“师父，您慢点，我快跟不上了……”

吴流芳：“看看，看看，我刚报了一半儿，你就把一张当票都写满了，这可不行！人家来当，无论当什么，当多少东西，只要人家提出来‘当一票’，有多少件儿，都要写在一张当票上。而且，只能在这个地方，写一行！绝对不能写两行！抬头要提高，字要写紧，上，可以顶天，下，必须立地。”吴流芳抬起脚，把烟袋锅在鞋底磕了磕，把烟袋揣进了怀里，说：“拿笔来，看着啊，得这样。”吴流芳提笔做示范，转瞬间一行龙飞凤舞的、天书般的“当”字便跃然纸上。吴流芳又说：“光学会写当行的字，那还不够，还要学好当行的行话，比如——”

大锁子：“知道，12345678910，得念‘么了搜搜崴，料敲笨搅勺’，老太太叫‘勒特特’，拉屎说‘搂闪’，吃饭说‘抄负’，有钱说‘以其’，没有钱说‘庙以其’，还有——自己人说‘子目饶儿’，不是自己人说‘雹善子目饶儿’……喝酒说‘函儿’。”

吴流芳笑了：“臭小子！你还真划拉了不少啊。就连这些行话也记了不少！不过还得要多学多用。”大锁子：“平时经常听二掌柜他们说，我也就记住了。”

吴流芳：“对，就得这么长本事。不过，写字、说话，这是死学问，好学！难学的是当行里的活学问。”大锁子问，看货？做价？吴流芳：“还有对付假当、恶当、骗当，学问就大了。尤其是恶当，最难对付！”

大锁子：“二掌柜他们念叨过‘恶当’的事，说有的大兵一进来就要当脑袋瓜